

目 录

自序	1
----------	---

少年不识愁滋味

瘦弱的希望	3
识理不识字	7
话从何来	11
那点钱啦	15
乐趣	19
那些星期天	23
没脸见人	27
低头的果子大	31
唯一的处分	35
命在一碗饭	39
不止是老师	44
其实只差一口气	48
指定的志愿	53

衣带渐宽终不悔

二十七元五角	59
--------------	----

夜宿潼关	63
“嗨！干啥的？”	68
同居一室	72
“赤脚大仙”	76
一书一盆	80
破胆一声哨	84
以为上前线	89
我是哪派	94
命悬蓉城	98
长征三千里	103
并非非凡心	109
不可救药	113

八千里路云和月

你们是群众吗	121
七个半	126
原来腿连心	130
紧急集合	134
人贱命不贵	138
老邵死了	143
宣传队	147
被人背后捅一刀	151
“党睡着了！”	155
嫁给“木”人	159
是不是突击	163
谁都难怪	168

二黄河	172
-----------	-----

柳暗花明又一村

养路工	179
村姑不嫁劳改犯	184
吓了一跳	188
可以睡觉	193
你想干什么	197
有缘无缘	201
燕子衔泥	206
乐而思蜀	211
被逼出名	216
十年考验	221
难逃是非	226
老来出家	230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234
欲哭无泪	238

只缘身在此山中

牛马同命	245
难言上过	249
严事宽人	253
功过忌	259
多点人情味儿	263
赤裸裸扑向生活	267
没有资格讨价还价	271

难哉 副职	275
悟“话”是学问	280
追求完美是一大缺陷	284
问人莫如问己心	288
不知该做啥样人	292
谈友论道	296
桥石与路石	300
知足胜过长生药	304
无炎凉则无四季	308

大千处处是禅机

禅源何处	315
与僧论缘	319
善不思报为上善	324
活在分寸间	328
夫妻无是非	332
阴阳谐而福寿生	336
父不知子	341
非“九”之效	345
难为人子	349
学会自己走路	353
不是心狠	357
生需“力”	361
赤条条来去	365
座右无铭	370

自序

毛主席在《采桑子·重阳》词里有一感慨：“人生易老天难老。”老来读此词，颇多与年轻时不同之感受。

观日月，年年如是，季季如斯。想来吾辈所见与炎黄所见，恐几无大异矣。历千万载而青春犹在，岂非天难老乎？而吾自觉尚壮，儿时之事仿佛就在昨日，然不知不觉间雪染双鬓，儿女早过而立之年，孙辈已咿呀学语。几十春秋，于天地一瞬而已。瞬间人生，岂非人生易老乎？

人老了，更感人生之珍贵。大概世间之物，因稀而贵吧！老人来日“渐稀”，于是，对时光更加珍惜。珍惜时光，免不了回身掂量过去的岁月，思虑成败得失，为己之人生来一番考评。回观人生路上那些深深浅浅、正正歪歪的足印，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留恋。

昨日尚在“指点江山”，大小待办之事成堆，长短会议连片，难喘一口长气。今天忽地“无官一身轻”，真有点茫茫然不知其所以也！退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不亚于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陌生、激动、兴奋，更多期盼，退休，除了陌生和激动，更多的是慷慨与悲壮。

人们形容一事经大付出、历长时间而为“十年磨一剑”。吾为工作，上学二十余载，磨此剑远越“十年”。工作的几十年，与其说在用剑，不如说所在磨剑。此剑忽然弃而不用，自然免不了

几分感慨,几分无奈。

但是,细细想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花开花落总有时,潮涨潮落会守期。别说吾等凡夫,即使是风云人物,也有风息云散的时候。社会正是在此种小小老老、有有无无、起起落落的更替中发展的!谷子熟了,谷秆就要黄了。但是,只要它们用粒粒种子,为人间留下了累累果实,那就很有意义!

想开了,加之吾在任上时就没把自己当个什么官,于是心境渐渐平静下来,慢慢习惯了“回归田园”的日子。

珍惜生命,不仅表现为对逝去岁月的留恋,更应让未来的日子过得有意义。时逢盛世,国泰民安,生活改善。退下来了,首先当然是享天伦之乐,品安康生活。艰苦奋斗,劳作不息,不就是为过好日子么?如今日子好了,理当尽欢。但是,吾身体尚健,头脑犹清,似乎还该做些什么。

吾心已定。既然退了,就要在工作上“消失”,不能帮忙,起码不给后来者添乱。做点什么,当既有益又是工作之外的事情。

读了二十年书,又工作了三十多年。此间曾劳作于田垄,奔波在工地,放言于讲台,竭虑在机关。谈不上经历丰富,却也天南地北,亦工亦农、亦群亦干、上上下下。虽非轰轰烈烈,却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枯枯荣荣。吾虽天资驽钝,但几十年也颇多思考,亦并非毫无所悟。若将这些一概弃之不顾,实在觉得可惜!

于是,偶有闲暇,便开始做一件事:将一些零星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竟有了几十篇小文。

记得有一首名为“苦乐年华”的歌,歌中说“生活像一团麻”,“生活像一杯酒”,“生活像一首歌”。此说有几分传神。但生活的丰富多彩、风云变幻、悲欢离合,用言词实在难以名状!生活

的滋味,全靠个人去品,这是人类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但吾仍希望通过这些小文,闪现生活的几缕阳光,飘洒几滴细雨,吹过几丝微风。

文中的想法、言语可能浅薄、粗陋,但因已退离工作岗位,少了功利的羁绊,人事的牵掣,确系真情实感、肺腑之言。

小文中的几篇曾在《小康》杂志上刊出,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对吾鼓舞不小。故集而出版一小册子。若文中所感所悟,对读者有些许借鉴,那已经大过吾望了。吾最初的打算,是对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作一“思想小结”。

既是“自我思想小结”,当然绝不想妨碍他人。文中所云某某君、某某事,虽非杜撰,但乃泛泛虚指,而非具体针对某同志、某件事。若有君读后不快,批评可以,但吾确非有意,还请见谅!

本书中的部分文章,在《小康》杂志上连载,得到读者的厚爱。在此,对读者与《小康》杂志致以谢忱。

云溪子

2006年2月

|| 少年不识愁滋味 ||

瘦弱的希望

金沙江与岷江在宜宾汇合后,变得浩浩荡荡。夏日无边的洪水滚滚东去,铺天盖地;冬季水低滩出,滔滔里时而发出雄浑的咆哮,惊天动地。江水不知流了多少年,也不知流去了几多,可仿佛年年如是,一点没见少。江边的人家,父亲有了儿子,儿子又有了儿子……不知过了几多代,可江边村镇的人烟并不见多,多的只有一个又一个故事。不知天地间是否有一个常数!

余出生在宜宾、泸州间的一个江边小镇,古名曰“云溪”。双亲不谙什么天干地支计年、民国计年之类,只记得生下余就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余之父为一竹器手艺人,母亲操持家务,家境贫寒,不过一日三餐干干稀稀还能接上顿。云溪镇只有两三万人,说起来人口并不多。但对于小镇来说,贫苦人家生了一个孩子,或没了一个孩子,就像长江里多了或少了一滴水,河滩上多了或少了一粒沙。

然而,对于一户人家而言,哪怕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家,生一个孩子,却是一件大事。余呱呱坠地,对双亲而言,更是天大的事。父母生在大山里,长在峻岭中,经历过生离死别、大苦大难,才结为夫妻。不想,婚后生过两个孩子,都没能活下来,余是第三个孩子了。听亲朋说,双亲看着落地啼哭的我,眼泪在眼眶里直转,父亲自言自语道:“这孩子一定要养大,事不过三呀!”

余出生时很瘦弱,双臂、双腿,像几根细竹竿,干瘪的身躯上顶着一个大脑袋。有人说,这孩子恐怕难带。母亲却坚定地说:“有了苗不愁长!”家乡有个风俗,说孩子多吃几个人的奶好养。于是,遇到奶孩子的乡亲邻里,母亲总要让余去吃吃奶。据说,余的小嘴儿很刁,除了母亲,谁的奶也不吃。后来,好不容易连哄带骗吃了院子里向幺妈的奶,就认向幺妈做了干娘。

家乡还有一个说法,病弱的孩子要去撞个“保保”,就是到大路上去认个干爹或干妈,可以替孩子消灾免难。余百日之后,父母准备了一点香烛酒菜,带余到离镇几里的“一百梯”撞“保保”。这是一条从川南通往贵州的大路,路到此地,要爬一座山坡,有足足一百级石台阶,故称“一百梯”。坡顶上有一颗巨大的黄角树,树干几人才能合围,树冠像撑起一把大伞,来往行人多在这里歇足。

那天,天色麻麻亮,父母就带余到了黄角树下。坐不多久,太阳刚刚露脸的时候,从坡下蹒跚地爬上来一个人。此人到了黄角树下,穿着一身又破又脏的衣服,背着一卷草席,足有些跛。父亲请那人坐下,说明了原委。那人哈哈一笑:“你们真找对人了!我这个人啥子都倒霉,就是有一条——命大。”原来,此人是一个在跟日本鬼子打仗时受了伤的贵州兵,伤后返乡,路上被土匪抢光了盘缠,扒了衣服,只好一路乞讨回家。父亲点好香烛,让那人靠树干坐下。母亲抱着余,把着余的双手作了三个揖,算是认了“干保保”。父亲请那人喝了点酒,吃了点菜。那人想了想说:我姓张,这孩子就叫“长生”吧,长命百岁。母亲又把着余给那人作了一个揖:“长生多谢保保了!”那人思索片刻,从破草席上拽出一段麻绳,系在余的左手腕上:“保保赤条条一身,无物可赠,把长生永远拴住吧!”

大家又说了一会儿话,那人便告辞赶路。不久,那歪歪斜斜

的身影,像一条蠕动着虫子消失在去贵州的大路上。

“长生”的名字并没有完全带走余的病灾。不足周岁的余,三天一发烧,五天一闹肚。父亲不时到山坡上扯点鱼腥草、车前子,挖点茅草根、满天星,煮些水给余喝,就算是吃药了。余总算命大,好歹长到了一岁。

家乡有“抓周”的风俗。孩子周岁时,在桌上摆上各种东西,看孩子第一下抓什么。据说,孩子抓什么,将来就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余周岁生日那天,书、笔、花、小刀、针线、铜钱……红红绿绿,摆满了家里的饭桌。母亲抱余来到桌边,亲友也过来看热闹。抓周开始了,据说,余不声不吭,上前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起一本书,抱在怀里不放。亲友们大喜,都说这孩子是念书的料,长大了起码当个先生。父亲一声没吭,只上来捏了捏余的肩膀,仿佛在说:这弱小的肩膀,担得起这么重的希望吗?高家可几代人没进过学校门呀!

日子一天天过去,瘦弱的苗慢慢长高了。盛夏夜,云溪既酷热又潮湿,屋里根本无法入睡。母亲把余放在街边的竹床上,半夜半夜地为余挥扇驱赶蚊子。冬夜,双亲熬夜干活,怕余一个人上床冻着,母亲让余坐着小板凳,趴在她膝上睡觉。父亲日间是不得半点空的,手艺人住了手就住了口。晚间偶有闲暇,他让余骑在他的脖子上,扛着余到下街走走。高兴了,进小酒馆打上二两烧酒,买一小碟煮黄豆。父亲喝酒,看着余用小手将黄豆一粒一粒地放进嘴里。

有了余,后来又有了余的妹妹,家里的日子更难了。但是,父母亲却越过越有精神,总说:“有孩子就有了盼头,最难过的是没有盼头的日子!”

是啊,人的一生就活在希望之中,哪怕希望是瘦弱的。没有了希望,就如同掉进了没有丝毫光亮的深渊,除了过去和黑暗,

一无所有！

共产党、解放军来了，挂着五星红旗的小学校第一次招生，余有幸成为家乡新中国的第一代小学生，老高家几代第一个跨进学校门的人。瘦弱的苗种在新中国的沃土上，真的有了希望！

上小学的几年，余还不懂得人生追求之类的大道理。但知道父母养育自己不容易，是用心血在浇灌一棵瘦弱的小苗，余不能让他们的心血白流。余知道父母寄希望于余太多太多，不能让他们失望，失望无异于吹灭了他们的生命之灯。

余念书很努力，虽然并不聪明。像在爬坡，虽然瘦弱，但要使尽最后一分力气。瘦弱的希望，是父母生命的动力，不能使父母失望，又成为扬起余生命之帆的希望！

余不敢苟同“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说法。不具希望的人那真是“无望”了。人有了希望，哪怕是瘦弱的希望，就可能拥有未来。

余之双亲说不出此类话来，但他们从不放弃希望！

识理不识字

余之家乡“云溪”，差不多是川南的边沿，距贵州的赤水、云南的威信不足一百公里。长江从西偏北方向流到这里，掉头往东北方向而去。南岸穿过十里八里的丘陵，便进入大山。当地的山区多称“崖上”。一条陡峭的山岭，托起一片丘陵，高山顶上的丘陵，就是“崖上”了。

离云溪三十多里有一片崖区，崇山峻岭，林木葱茏，溪流纵横。当年，崖上的竹木遮天蔽日，有的山路，白日行走也需打火把。山中或三里、或五里，稀稀落落地散居着人家。余之父母就出生于这片崖区。

据说，余祖上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迁来“填四川”的。父亲出生，余祖母即因难产离世。父亲六七岁时，余祖父也撒手西归。母亲几岁时丧母，十五岁丧父。余祖父是种地的山民，外祖父是以剥棕、拧绳为生的棕匠。余父母这两个深山里的孤儿，经历生生死死的变故，终于走到一起。后被迫离开深山外出谋生，父亲在云溪学手艺，于是，余之家便在云溪站了下来。

从余记事开始，极少见父母亲闲过，手中总有做不完的活。父亲常说：手艺人，住了手便住了口。余七八岁时，遇上星期、假日，父母便叫余背上两件竹器沿街叫卖。到了十多岁，父亲就让余挑上几件竹器跟他一起，到三十里外去“赶场”。一次赶场，碰见几个同学，余觉得很不好意思，躲在一边红着脸不敢说话。卖

完了东西,父亲照例给余买了两块大米发糕充饥,而他自己要挺着步行三十多里回家吃饭。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余:“今天不好意思了?”“嗯!”余低下头。父亲掏出旱烟来,点上火,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边说:“儿子,靠力气挣饭吃,不丢人!”余想,是啊!祖祖辈辈不就是这样吗?这话在余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后来,余上了大学,当了干部,自己到地里捡柴火,自己盖房、打家具,不觉面上无光,反而感到是一幸事。及至余有了子女,余没有给他们提过高的要求,只求他们自己有安身立命、养家过日的本事。余常对儿子说:“你爷爷一辈子磨手板皮,不也把我养大成人了吗?你们干什么都行!”

母亲不知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还是天生心肠软,见不得别人有难处,尤其见不得伤心事。那年月,云溪没有医院,没有“洋医生”,几个戴着老花镜在中药铺开方子的老先生,就算是医生了。那时候的穷人,最怕生病,女人生孩子也是一关。女人生孩子,有以命换命的说法,据说在诸多“鬼”中有“产难鬼”一类,可见女人生孩子有多险。母亲前后生了九个孩子,可母亲为人接生、帮着接生的孩子,没有三五十个也差不了多少。一次,邻居大嫂子难产,母亲在那儿足足忙了两天两夜,还打发余——她不满十岁的儿子,来回步行六十多里山路,把大嫂子在乡下干活的丈夫找回来。遇到有讨饭的,哪怕母亲自己只有一碗饭,也要分出半碗来施舍。见人有危难,哪怕家里一天不吃菜,也要去帮人一点。母亲逝世,邻里自发来送葬的人,足足排了半里地。她生前常说:“人不能只顾自己,谁没有难处!这年头,穷人不帮穷人,还有活路吗?”母亲的话终生回响在余耳边。余几十年,在有的人看来,莫名其妙地帮过一些人。其实余并未多想,只是自己曾有过许多难处,那时,多希望有人帮一把呀!

父母亲虽然都是孤儿,却也有几个远近的亲戚。逢年过节,

婚丧嫁娶 ,母亲总让父亲去走走 ,可父亲老大不乐意。余那时很小 ,特别是过年 ,很希望走亲戚。跟着乡下的孩子钻山 ,赶着看花灯 ,吸引力太大了。余对父亲不愿串亲戚不理解。一次 ,在上崖走亲戚的路上余问道 :“爹 ,乡下挺好玩的 ,走亲戚有啥不好 ?”记得 ,父亲看着从崖口飞流而下的溪水 ,呆了好一阵 ,然后轻轻地说 :“娃娃 ,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咱家穷呀 !”余不解其所云 :“这跟穷富有啥子关系 ?”父亲没头没脑地说道 :“娃娃 ,求谁不如求自己 !人活着要有骨气 !”余仍不解 ,见父亲眼中含泪 ,也不敢再问了。待余慢慢长大 ,才逐渐领悟父亲当年说的一番话。家里有时特别难 ,简直要揭不开锅了。可父母总是咬牙挺 ,从不向人开口。

人活在世上 ,哪有不求人的。余几十年走过来 ,确也求过人 ,有时甚至死缠着人家不放。可有一件 ,余从未开口向他人讨过什么。遇事尽力而为 ,尽了力而未办到 ,不怨天不怨地 ,只怨自己能力有限。余没想过要学父母 ,可不知为何 ,行事倒确有些类父。

父母年轻时吃过多少苦 ,余无从知晓 ,因他们从不向子女提起。只偶尔听亲朋说起 ,父亲不满十岁就顶一个人干活。十多岁时 ,大冬天穿着单衣裤 ,三更一过就打着火把 ,从山里往江边挑柴火。新谷上场 ,才能吃上两顿饱饭。母亲十五六就嫁了人 ,生过一儿一女 ,后与父亲结婚。只听说这之中有十分曲折的原委 ,但连亲友也不提及此事 ,余当然无从知道。父母去世后 ,亲友们才把他俩结合的经过告诉余与弟妹。余也读过些书。连书上都未曾写过的事 ,居然发生在余父母身上 ,是血 ,是泪 ,是爱 ,是恨 !余听后果一连几年 ,心情都无法平静 ,至今一想起 ,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父母是怎么挺过来的呵 ?他们没有走绝路 ,硬是用带血的脚板 ,踏出了一条生路 !难怪 ,当余碰到大困难之

际 父母总对余说：“孩子，没有挺不过去的灾难，咬咬牙！”余少时，不仅身体瘦弱，情感、意志也颇脆弱。自打母亲去世，余发现自己有些变了，心肠硬了，多大的事也难使余消沉。余明白了一个理儿，遇难事愁有何用？若愁有用，关上门愁几天好了！千愁不顶一事，还得咬牙去干！

人云：知书方能识理。余以为此言得之。多读书，知天下之事，晓古今风云，当然知理会多。念书人总比目不识丁之人通情达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余以为也不能绝对化。

余之父母可谓目不识丁。若把他们的姓名写颠倒了，他们会觉得不大对劲，可未必能说出错在哪里。当然，他们识得钱，不知是认得字，还是认得颜色大小。后来认识几个字，那是1958年扫盲的功绩。然而，能说他们不识理吗？不管别人怎么看，余以为不然！他们懂得不少做人的大道理。

由是观之，余以为理可分为书本之理，人生体悟之理，有体悟又读书获得之理。父母所识之理，人生体悟之理也！书不可不读。然以余之感受，社会上的道理，做人的道理，若无切身体悟，书本也是很难参透的。

余也算正经念过些年书，可在父母身述的做人之理面前，仍显得苍白！看来，在目不识丁的人身上，也有不少值得我们读书人终生学习的东西，更不要说脚踏实地做人了！

话从何来

记得有学者讲过 时势造就英雄 ,性格决定命运。不管人们对这句话作何评价 ,以余之感悟 ,觉得此话讲得很有道理。

余之性格有一大毛病——好说 ,因而话多。此一点曾为余带来进步、益处。因为好说 ,有话就讲 ,胸无城府。不少人感到余快人快语 ,心无秘密 ,办事透明 ,好交。于是 ,交了一些朋友。说得多了 ,熟能生巧 ,具备一定口头表达能力 ,遇事差不多能说得清、道得白。于是 ,能办成点事情。要说话就得想 ,要说一番话 ,就得把思想整理一番。于是 ,思想不算迟钝 ,逻辑倒也算清楚。但是 ,此一点也给余带来许多麻烦。《圣经》所罗门的箴言中说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语多必失 ,余常讲错话。虽然错话较对话而言实在不多 ,但轻者被人议论 ,重者挨一顿批评。说话多 ,用心则少 ,更未顾及说话时的“形势”。常常人家正热 ,余去泼一盆冷水 ;人家正烦 ,余又去火上浇油。不识时务 ,碰钉子自然难免。更有甚者 ,有君时欲加罪 ,正苦无茬口 ,于是或将余之话改换语境 ,或掐头去尾 ,或加上一句半句 ,是非也就接踵而至。话语一多 ,则常常有失冷静 ,理智控制情感的能力就差。一块石头砸在脚上 ,常常不顾他人在旁 ,未思及自己的身份 ,“哇”地一声叫 ,让别人大吃一惊事小 ,更常常造成罪过。

余也知这是一个不小的毛病 ,无数次下决心痛改前非 ,可收效甚微。大概这也融入余之秉性 ,故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了。年